

中国文学名篇选读丛书

之三

现代小说名篇

选读

主编 周红兴



I211.7
4-3

007638



选读

现代小说名篇

中国文学名篇选读丛书 之三



女子学院 0026750

编著	主编
俞长江	周红兴

封面题字：唐达成

封面设计：曹全弘

中国文学名篇选读丛书 之三
现代小说名篇选读

周红兴 主编

俞长江 编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0.25 插页：2 字数：433,000

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80,000册

书号：10248·062 定价：3.20元

目 录

药	鲁 迅(1)
歧路	郭沫若(16)
春风沉醉的晚上	郁达夫(33)
在费总理的客厅里	许地山(53)
潘先生在难中	叶圣陶(67)
为奴隶的母亲	柔 石(91)
春蚕	茅 盾(120)
湖畔儿语	王统照(147)
月牙儿	老 舍(158)
月夜	巴 金(191)
在医院中	丁 玲(203)
斯人独憔悴	冰 心(229)
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(242)
小二黑结婚	赵树理(264)
荷花淀	孙 犁(285)
我的两家房东	康 濯(297)
山那面人家	周立波(323)
夜走灵官峡	杜鹃程(335)

百合花·····	茹志鹃(343)
七根火柴·····	王愿坚(358)
春之声·····	王 蒙(366)
内奸·····	方 之(383)
拜年·····	蒋子龙(423)
三角梅·····	王中才(453)
种包谷的老人·····	何士光(475)
内当家·····	王润滋(492)
小镇上的将军·····	陈世旭(515)
明姑娘·····	航 鹰(540)
第九个售货亭·····	姜天民(582)
女大学生宿舍·····	喻 杉(612)

药

鲁 迅

一

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。

“小栓的爹，你就去么？”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。里边的小屋子里，也发出一阵咳嗽。

“唔。”老栓一面听，一面应，一面扣上衣服；伸手过去说：“你给我吧。”

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钱，交给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装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两下；便点上灯笼，吹熄灯盏，走向里屋子去了。那屋子里面，正在窸窸窣窣的响，接着便是一通咳嗽。老栓候他平静下去，才低低的叫道，“小栓……你不要起来。……店么？你娘会安排的。”

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，料他安心睡了，便出了门，走

到街上。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，只有一条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灯光照着他的脚，一前一后的走。有时也遇到几只狗，可是一只也没有叫。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；老栓倒觉爽快，仿佛一旦变了少年，得了神通，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，跨步格外高远。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，天也愈走愈亮了。

老栓正在专心走路，忽然吃了一惊，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，明明白白横着。他便退了几步，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，蹙进檐下，靠门立住了。好一会，身上觉得有些发冷。

“哼，老头子。”

“倒高兴……。”

老栓又吃一惊，睁眼看时，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。一个还回头看他，样子不甚分明，但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，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灯笼，已经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还在。仰起头两面一望，只见许多古怪的人，三三两两，鬼似的在那里徘徊；定睛再看，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。

没有多久，又见几个兵，在那边走动；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，远地里也看得清楚，走过面前的，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。——一阵脚步声晌，一眨眼，已经拥过了是一大簇人。那三三两两的人，也忽然合作一堆，潮一般向前赶；将到丁字街口，便忽然立住，簇成一个半圆。

老栓也向那边看，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；颈项都伸得很长，仿佛许多鸭，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，向上提着。静了一会，似乎有点声音，便又动摇起来，轰的一声，都向后退；

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，几乎将他挤倒了。

“喂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！”一个浑身黑色的人，站在老栓面前，眼光正象两把刀，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。那人一只大手，向他摊着；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，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。

老栓慌忙摸出洋钱，抖抖的想交给他，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。那人便焦急起来，嚷道，“怕什么？怎的不拿！”老栓还踌躇着；黑的人便抢过灯笼，一把扯下纸罩，裹了馒头，塞与老栓；一手抓过洋钱，捏一捏，转身去了。嘴里哼着说：“这老东西……。”

“这给谁治病的呀？”老栓似乎听得有人问他，但他并不答应；他的精神，现在只在一个包上，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，别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，移植到他家里，收获许多幸福。太阳出来了；在他面前，显出一条大道，直到他家中，后面也照见了丁字街头破匾上“古口亭口”这四个黯淡的金字。

二

老栓走到家，店面早收拾干净，一排一排的茶桌，滑溜溜的发光。但是没有客人：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，大粒的汗，从额上滚下，夹袄也贴住了脊心，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，印成一个阳文的“八”字。老栓见这样子，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。他的女人，从灶下急急走出，睁着眼睛，嘴唇有些发抖。

“得了么？”

“得了。”

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，商量了一会：华大妈便出去了，不多时，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，摊在桌上。老栓也打开灯笼罩，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。小栓也吃完饭，他的母亲慌忙说：——

“小栓——你坐着，不要到这里来。”一面整顿了灶火，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，一个红红的破灯笼，一同塞在灶里；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，店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。

“好香！你们吃什么点心呀？”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。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，来得最早，去得最迟，此时恰恰整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，便坐下问话，然而没有人答应他。“炒米粥么？”仍没有人应。老栓匆匆走出，给他泡上茶。

“小栓进来吧！”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，中间放好一条凳，小栓坐了。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，轻轻说：——

“吃下去吧，——病便好了。”

小栓撮起这黑东西，看了一会，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，心里说不出的奇怪。十分小心的拗开了，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，白气散了，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。——不多工夫，已经全在肚里了，却全忘了什么味；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。他的旁边，一面立着他的父亲，一面立着他的母亲，两人的眼光，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；便禁不住心跳起来，按着胸膛，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睡一会吧，——便好了。”

小栓依他母亲的话，咳着睡了。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，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。

三

店里坐着许多人，老栓也忙了，提着大铜壶，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；两个眼眶，都围着一圈黑线。

“老栓，你有些不舒服么？——你生病么？”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——我想笑嘻嘻的，原也不象……”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。

“老栓只是忙。要是他的儿子……”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，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着纽扣，用很宽的玄色腰带，胡乱捆在腰间。刚进门，便对老栓嚷道：——

“吃了么？好了么？老栓，就是运气了你！你运气，要不是我信息灵……。”

老栓一手提了茶壶，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；笑嘻嘻的听。满座的人，也都恭恭敬敬的听。华大妈也黑着眼眶，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，加上一个橄榄，老栓便去冲了水。

“这是包好！这是与众不同的。你想，趁热的拿来，趁热吃下。”横肉的人只是嚷。

“真的呢，要没有康大叔照顾，怎么会这样……”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。

“包好，包好！这样的趁热吃下。这样的人血馒头，什么痼病都包好！”

华大妈听到“痼病”这两个字，变了一点脸色，似乎有些不高兴；但又立刻堆上笑，搭讪着走开了。这康大叔却没有

007638

觉察，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，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。

“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。这病自然一定全好；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。”花白胡子一面说，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，低声下气的问道，“康大叔—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，便是夏家的孩子，那是谁的孩子？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“谁的？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？那个小家伙！”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，便格外高兴，横肉块块饱绽，越发大声说，“这小东西不要命，不要就是了。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：连剥下来的衣服，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。——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，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，独自落腰包，一文不花。”

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，两手按了胸口，不住的咳嗽；走到灶下，盛出一碗冷饭，泡上热水，坐下便吃。华大妈跟着他走，轻轻的问道，“小栓你好些么？——你仍旧只是肚饿？……”

“包好，包好！”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过脸，对众人说，“夏三爷真是乖角儿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连他满门抄斩。现在怎样？银子！——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！关在牢里，还要劝牢头造反。”

“阿呀，那还了得。”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很现出气愤模样。

“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，他却和他攀谈了。他说，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：这是人话么？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可是没有料到他竟

会那么穷，榨不出一点油水，已经气破肚皮了。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，便给他两个嘴巴！”

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，这两下，一定够他受用了。”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。

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
花白胡子的人说，“打了这种东西，有什么可怜呢？”

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，冷笑着说，“你没有听清我的话；看他神气，是说阿义可怜哩！”

听着的人的眼光，忽然有些板滞；话也停顿了。小栓已经吃完饭，吃得满身流汗，头上都冒出蒸气来。

“阿义可怜——疯话，简直是发了疯了。”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。

“发了疯了。”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。

店里的坐客，便又现出活气，谈笑起来。小栓也趁着热闹，拚命咳嗽；康大叔走上前，拍他肩膀说：——

“包好！小栓——你不要这么咳。包好！”

“疯了。”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。

四

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，本是一块官地；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，是贪走便道的人，用鞋底造成的，但却成了自然的界线。路的左边，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，右边是穷人的丛冢。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，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。

这一年的清明，分外寒冷；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。天明未久，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，排出四碟

菜，一碗饭，哭了一场。化过纸，呆呆地坐在地上；仿佛等候什么似的，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。微风起来，吹动他短发，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

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，也是半白头发，褴褛的衣裙；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，外挂一串纸锭，三步一歇的走。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，便有些踌躇，惨白的脸上，现出些羞愧的颜色；但终于硬着头皮，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，放下了篮子。

那坟与小栓的坟，一字儿排着，中间只隔一条小路。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，一碗饭，立着哭了一通，化过纸锭；心里暗暗地想，“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。”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，忽然手脚有些发抖，踉踉跄跄退下几步，瞪着眼只是发怔。

华大妈见这样子，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，便忍不住立起身，跨过小路，低声对他说，“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，——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那人点一点头，眼睛仍然向上瞪着；也低声吃吃地说道，“你看——看这是什么呢？”

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，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，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，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，煞是难看。再往上仔细看时，却不觉也吃一惊；——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，围着那尖圆的坟顶。

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，但望这红白的花，却还能明白看见。花也不很多，圆圆的排成一个圆，不很精神，倒也整齐。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，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，零星开着；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

虚，不愿意根究。那女人又走近几步，细看了一遍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这没有根，不象自己开的。——这地方有谁来呢？孩子不会来玩；——亲戚本家早不来了。——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他想了又想，忽又流下泪来，大声说道：——

“瑜儿，他们冤枉了你，你还是忘不了，伤心不过，今天特意显点灵，要我知道么？”他四面一看，只见一只乌鸦，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，便接着说，“我知道了。——瑜儿，可怜他们坑了你，他们将来总有报应，天都知道；你闭了眼睛就是了。——你如果真在这里，听到我的话，——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，给我看吧。”

微风早经停息了；枯草支支直立，有如铜丝。一丝发抖的声音，在空气中愈颤愈细，细到没有，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。两人站在枯草丛里，仰面看那乌鸦；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，缩着头，铁铸一般站着。

许多的工夫过去了；上坟的人渐渐增多，几个老的小的，在土坟间出没。

华大妈不知怎的，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，便想要走；一面劝着说，“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

那老女人叹一口气，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；又迟疑了一刻，终于慢慢地走了。嘴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……”

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，忽听得背后“哑”的一声大叫；两人都悚然的回过头，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，一挫身，直向着远处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飞去了。

鲁迅(1881—1936)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。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鲁迅是他的重要笔名。幼年时代读书于绍兴乡里。十八岁时鲁迅离家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，第二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读书。1902年鲁迅到日本求学，攻医学。1906年他弃医从文，怀着改变国民精神的志向开始文学活动。1909年由日本回国，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。1912年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，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员，不久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他从长期的苦闷和徘徊中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，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新文化的革命运动。1918年4月，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从此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陆续创作了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十几篇小说。1923年以《呐喊》为题出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。

鲁迅在此期间，还兼任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，完成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，先后到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任教。完成了《汉文学史纲》，出版了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以后，严酷的现实教育了鲁迅，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从此他在上海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战斗十年，写出了大量的揭露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一切反动文人丑恶面目的杂文。这一时期，鲁迅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，和其它革命作家一起，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病逝于上海。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奋斗了一生，成为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，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。

鲁迅先生的小说《药》已经发表了六十余年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关于《药》的主题，见仁见智，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。较早的观点，概括起来有二种。第一种认为《药》是一篇批判巫医不分、反对愚昧迷信的小说。第二种认为《药》的主题是表现父子之爱。老栓夫妇劳顿一生，为了给独养子治病，不惜将一生积蓄的一包银元去买人血馒头，足见其爱子之深切；但人血毕竟难以医治痼病，虽曰爱之，其实适足以害之。以上两种关于《药》的主题分析是不够妥当的。第一种意见分析主题时，离开了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，抽象空泛，失之表面化。第二种分析，虽然注意到人物形象——华老栓一家，却忽略了另一个主要人物——夏瑜一家，未能将华、夏两家的悲剧命运联系起来分析，顾此失彼，失之于片面。

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，主要描写了华老栓和夏瑜两家的悲剧，反映了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厄运，同时深刻有力地揭露清朝反动统治残害人民的罪行，批判了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。《药》的主题的表现，绝对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，而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，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体

现出来的。小说的主人公华老栓和夏瑜，都是极为穷苦的，华、夏两家历遭劫难，悲惨结局相同，他们理应相亲相知。老栓一家应是辛亥革命的基本群众，理应支持革命者夏瑜的崇高事业，然而，勤劳善良的同盟军竟然吃了用革命者鲜血蘸过的馒头，心安理得而不自觉，他的落后、麻木、无知到了令人多么痛心的地步。《药》的中心事件在比《药》早写一年的《狂人日记》里已有一个影子。《狂人日记》里说，“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着血舐。”所以，我们是否可以推测鲁迅先生构思《药》至少有一年多了。这个“犯人”是什么样人，《狂人日记》没有说，而在《药》里，他是辛亥革命的志士夏瑜。小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革命者被封建统治者杀害了，而群众竟用他的血当药吃，这是为什么？教训是什么？

鲁迅先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深刻的联想，是因为他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沉重地思考过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。“伟大的文学家”，首先是一个“伟大的思想家”，他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深刻认识，形象地熔铸在小说中了。

《药》的构思非常精巧，章法缜密，富于独创性。小说无论叙事绘景，写人状物，莫不谙熟深湛，酣畅淋漓。我们只从结构上谈一谈。一般短篇小说的情节多用单线发展。《药》因为主题深广，鲁迅先生精选了华老栓与夏瑜两家的变故作题材，显示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，所以采取双线结构。华家为小栓千方百计治病，终于夭折；夏家瑜儿投身辛亥革命，惨遭杀害。两条线索用“药”作纽带，精巧地结合成完整的故事情节，买药、吃药、谈药、药的来源、吃药结果，是故事情节发展推移的各个阶段，两条线索始终或明或暗、或隐或